

不顾疫情重启大型军演,折射出北约应对俄罗斯陆上军事优势的焦虑心理——

北约推进欧洲地面军力“再平衡”

■海镜

军眼聚焦

近日,美国陆军与波兰军队在靠近俄罗斯的波莫地区举行“盟军精神”联合演习,并计划未来数月与北约各国在欧洲连续举行多场军演,以演练年初被新冠肺炎疫情打断的“欧洲捍卫者-2020”演习的课目。以美国为首的北约不顾疫情重启大型军演,折射出其应对俄罗斯陆上军事优势的焦虑心理。

演习动因—— 认定俄陆军“东山再起”

苏东剧变后,俄罗斯虽然继承了苏联的大部分遗产,但整体军事实力也受到很大影响。北约持续东扩则使其与俄罗斯的对峙前沿,从冷战时代的中欧平原一路东推到俄罗斯西部边境。近年来,伴随着俄“新面貌”军事改革的深入推进,以及兼并克里米亚、出兵叙利亚等军事行动,俄军的复兴步伐也在加速。北约特别是东欧成员国,对当前俄陆军战斗力的快速全面提升有直观感受。通过增加军官数量、充实基层、恢复师级编制等措施,至2019年底,俄重点建设的西部战区陆军已编有3个集团军,并大量换装T-72B3主战坦克、2S19自行火炮等技术较成熟的新装备。仅第20集团军麾下8个机械化团、2个机械化旅的约1100辆坦克及步兵战车,即足以压制北约在东部战区的地面力量。东欧国家中军力最强的波兰,全军仅有3个机械化师和3个独立旅;波罗的海三国总共才有6个轻装旅,且严重缺乏装甲车辆。北约在军力动员方面也深感焦虑。俄军通过“东方-2018”“中部-2019”等大规模军演,检验了迅速大规模集结和投送的能力。北约整体的陆军兵力虽大于俄罗斯,但从其2018年提出的“4个30”倡议(按规划,2020年北约应确保能在30天或更短时间内部署30个机械化营、30个空军中队和30艘作战舰艇)可以看出,北约尚难以及时机动30个机械化营的地面力量在东欧与俄军对抗。

演习目标—— 检验对俄“整军备战”成效

进入21世纪后,出于欧洲方向威胁



骤降和在中东开展“治安战”的需要,驻欧美陆军一再被抽离。到2014年,其在欧洲仅常态化部署2个轻中型旅级战斗队。加之北约欧洲盟国纷纷降低应对大规模常规战争的战备并大规模裁减陆军,导致俄罗斯兼并克里米亚时,北约难以出动强有力的地面力量介入。此后,以俄罗斯为目标指向的“集体防卫”取代“防区外行动”,重新成为北约的首要任务。

波兰和波罗的海三国等北约东欧成员国,要求美军特别是美地面部队“重返欧洲”的呼声日益高涨,并采取增加军费、翻新基础设施等措施,积极配合美军向东欧调遣乃至常驻。美国也打破了1997年北约与俄达成的协定,开始在东欧事实上长期驻军。2019年10月,美军在波兰波兹南组建了第1步兵师前进师部,常年管理驻欧美陆军战斗部队的训练和轮调工作。2020年2月,美陆军又宣布将重新组建第5军驻欧前进司令部,统筹协调欧洲前线诸兵种合成师级的作战指挥。

“欧洲捍卫者-2020”演习,正是聚中检验北约近年来对俄地面军力“整军备战”的效果。按原计划,这场冷战后北约规模最大的地面演习将动用来自18个国家、3.7万军人,涉及北约欧洲盟国的大部分常备陆军机动力量。美陆军将从本土调遣2万多人组成“师级”实际上是集

团军级)力量参演,并一次性向欧洲投送2个前进师指挥部(第1步兵师和第1骑兵师),以验证美陆军战时向欧洲的战时建制投送和作战能力。为此,美陆军动员了驻国内20多个州的部队,包括7个以上的师级单位、14个以上的旅级单位,堪称为应对“大国竞争”举行的一次重大战备拉动力。尽管演习受到疫情多方影响,但其主旨和实质并未改变。

演习构想—— 分级反制俄“地面攻势”

北约通过评估俄军事实力及战法,设想了三种局面,并分别制订相应的应对预案。

第一种是最低烈度冲突:俄以特种力量配合非正规武装为主的快速部队,在北约反应过来前迅速介入热点地区、创造既成事实。2014年俄军进占克里米亚,2018年俄军宪兵在叙利亚化武危机爆发次日就进入东古塔,即是先例。这种情况下,美第82空降师下辖的2个空降步兵旅旅战斗队和第173独立空降旅,将前出到波罗的海三国乃至格鲁吉亚。

第二种是有限冲突:俄西部战区利用局部地面常规军力优势,在北约联军完成集结前即快速歼灭周边国家的军

力,以拒止北约对其目标地区的介入。在此情况下,美常驻欧洲的第2骑兵团将快速进抵连接俄罗斯加里格勒地区和白俄罗斯格罗德诺地区的苏瓦乌基走廊,阻止俄西部战区的快速纵队穿越波兰-加里格勒走廊,事实上分割波罗的海三国。

第三种是可能引发升级的局部战争:俄军集中西部战区优势兵力歼灭北约逐次投入的机动增援兵力,为后续政治谈判创造有利于己的局面。对此,美军计划在波兰-波罗的海三国沿线一次性投放3个装甲旅战斗队,在30个营的欧洲机动部队和波兰陆军配合下,阻止俄西部战区对波罗的海三国的全面攻击。

按原计划,美军将出动目前轮训到欧洲的1个装甲旅战斗队和从本土调动的2个装甲旅战斗队,演练第三种态势的应对预案,作为演习的“重头戏”。受疫情影响,美军重装甲部队只好将与波兰军队通过“盟军精神”演习中的1次空降行动和1次师级规模渡河行动,作为替代课目。不过,随着美军增兵和北约相关演练的开展,欧洲大陆的地面力量对比,或将进入一个微妙的平衡状态。

上图:6月24日,俄军步兵战车部队参加在莫斯科红场举行的阅兵式。

新华社发

近来,美国主导的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国际联盟和伊拉克安全部队加强了对伊拉克境内“伊斯兰国”残余势力的清剿力度。伊拉克军方6月30日表示,国际联盟当天空袭了“伊斯兰国”武装在伊拉克北部的一个藏身地点,打死11名武装分子。6月26日,在国际联盟的空中支援下,伊拉克反恐部队在伊北部萨拉赫丁省对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残余分子发起清剿行动,打死24名武装分子。

在此之前,美国与伊拉克政府发表联合声明说,鉴于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取得显著进展,美国将在未来数月继续减少驻伊美军规模,并与伊拉克政府讨论剩余驻伊美军地位问题。

不过,细品之下,近来美伊打击“伊斯兰国”的行动,更像是刻意为之,意在为驻伊美军体面撤离打造借口、创造条件。

伊拉克战争结束后,美军的长期驻扎并没有给伊拉克带来持久的和平。相反,美军入侵完全破坏了伊拉克原有的社会结构和族群关系,使各族群、各教派之间的对立日益加剧,也为恐怖主义的滋生创造了条件,“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组织在伊拉克先后肆虐。打着“解放者”旗号进驻的驻伊美军,也成为一些武装派别的攻击目标,其在巴格达国际机场的基地不时遭到火箭弹袭击。

从伊拉克等海外热点冲突地区撤军,是特朗普在2016年总统大选时提出的主张。今年又是大选之年,特朗普似乎也铁了心要兑现从伊拉克撤军的承诺。今年年初,就有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军开始从其驻伊拉克的15个军事基地撤出。此外,媒体还曝光了美军驻伊拉克指挥官威廉·西利致伊拉克军方联合行动指挥部的一封信,信中表示美军正准备撤离伊拉克。虽然这两则新闻都被美方否认,但仔细分析不难看出,美国在从伊拉克撤军问题上面临着来自多方越来越大的压力,而在撤军问题上再一再复,也折射出美国进退两难的战略困境。

首先,将美国军事力量驱逐出中东已经成为伊朗的地区战略主要目标之一。伊朗已经开发和装备多种射程覆盖500到2000公里的弹道导弹,美国在伊拉克的基地基本都处于伊朗的攻击范围之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高级将领苏莱曼尼被美军炸死后,伊朗及其支持力量以各种手段对美在伊拉克基地持续制造压力。如果美国与伊朗的关系得不到改善,甚至局势持续升级,美国的这些基地将长期面临受到攻击的危险。

其次,美以反恐为名继续保持在伊拉克的军事存在,面临合法性危机。就算当初美国是受伊拉克政府的“邀请”而来,但如今无论是伊拉克政府还是议会均下了“逐客令”,美军存在合法性的基础荡然无存。

再次,苏莱曼尼死后,美国的北约盟友担忧本国军事人员的安全受到威胁。出于安全考虑,北约从伊拉克撤出了部分军队。尽管美国政府仍表态要求北约向伊拉克增兵,但其想让北约盟友分担中东地区更多安全责任的心愿,显然越来越难以实现。

美国的压力不仅来自伊朗、伊拉克及其北约盟友,还来自国内。由于美国在伊拉克战争上的资金和人力代价过大,如今美国主流舆论都支持撤军,分歧只是在撤出的时间、程度以及步骤上。美国国会也一直是是否

应设定撤军时间表等问题进行辩论。然而,美国中东战略所制造的地区混乱与其尽快撤军的构想背道而驰。无论是悍然退出伊核协议、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还是其力推的中东和平新计划,都如同一个自己亲手挖下的陷阱,让美国在中东无法自拔,很难真正兑现撤军的承诺。

对中东地区的现实利益考量,是美国早就承诺撤军,却一再反复欲走还留的背后原因。美在伊拉克军事基地的一个重要作用是监控和威慑伊朗,并维持其在中东地区主导地位的战略功能。即使随着美国国内能源产量的增加,美国对中东的能源需求有所下降,但对伊朗主导伊拉克和本地区事务的担心,仍是美国中东战略的首要考量。

国际舆论认为,美国从中东撤军是大趋势,但如果美国不改变“极限施压”的外交政策,不能从合作共赢的多边主义思维来处理中东事务,继续做出令地区局势持续紧张的举动,围绕撤军的消息只怕还会不时反复。

(作者单位: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

早就承诺撤军,却一再反复欲走还留—— 美在伊动向暴露战略两难

■赵国军

瓦纳特战斗——

强势美军无奈“阴沟翻船”

■詹静单敬



击,不管是步枪手、狙击手还是观察员,都认为这块阵地修得太草率了。”7月13日战斗打响后,塔利班分子以机枪和火箭弹为主的猛烈且持续性火力几乎是各个方向同时倾泻向美军阵地,很快摧毁了美军的陶质反坦克导弹,并压制了迫击炮发射阵地。虽美军以机枪、手榴弹和迫击炮火力反击,但塔利班武装分子很快越过障碍,向哨所前进。

战斗夜间发起,经验缺乏遭重挫。13日凌晨4时08分,美军侦测到西部高地上有一组人在移动,且外貌

半个小时时间,便致美军多人死亡受伤。而前来支援的155毫米火炮与阿帕奇直升机,也因为要避免误伤未能发挥最大效应。

哨所地形孤立,补给不足陷困境。卡勒战斗哨所地形相对孤立,观察站与哨所被集束手雷。战斗发起后,塔利班猛烈的火力打得美军几乎抬不起头。为支援观察站,哨所内的美军用仅有的重武器持续对哨所与观察站之间的小路进行火力压制,但很快弹药就用光了,连续不断的射击导致各类机枪几乎报废,最后只能依靠M4卡宾枪使用短点射反击。美军反击火力强度的下降使塔利班武装攻势更猛,甚至爬到树上对美军观察站和哨所猛烈开火。持续的高强度战斗,让美军损失巨大,孤立的地形使得美军后装补难以以为继,伤病员也不能得到及时救治,最终导致哨所内的驻守美军只能固守待援,陷入困境。

瓦纳特战斗后,美国兰德公司河谷研究中心对卡勒战斗哨所事件进行了深入分析,找出了美军应对小规模袭击战斗的短板不足。此后,美军通过强大的“金钱攻势”改善与当地民众的关系,依靠民众“内线”和先进的侦察装备,常态化情报搜集行动,战术预警更加准确高效,战损比明显下降。另外,美军也加大了战术预警、工事布局、夜间作战等方面研究和训练力度,有效提升了应对塔利班武装小规模袭击的能力。

左上图:瓦纳特战斗战场示意图。詹静提供

紧跟“网军”建设潮流,应对现实网络威胁——

英加快发展网络作战力量

■兰顺正

据英国媒体近日报道,英国第一支专门网络部队正式建立,任务重点是保护国防网络安全和军事通信安全。官方称此举是对日益增长的网络威胁做出的反应之一。英防务大臣本·华莱士表示,这是“英国武装力量进行信息战现代化的第一步”,“网络攻击的致命性与在真实战场上面临的致命性一样,我们必须做好准备”。

随着网络相关技术的发展和成熟,组建国家网络部队已成为许多国家军队的“标配”之一。2017年,美国政府将美军网络司令部升级为美军第10个联合作战司令部。2018年5月,该司令部下属133支网络部队已经具备作战能力。不甘落后的俄罗斯同样动作频频,不但组建了“科技连”,而且正在组建一支专门执行反黑客任务的特种部队。在这样的背景下,英国安全部门和军方逐渐认识到,有必要建立一支统一的国家网络部队。

网络战早已不是未来概念或科幻电影,而是真实存在。除广为人知的美国采用“震网”病毒致使伊朗浓缩设施陷入瘫痪外,美国更是在去年伊朗击落美国“全球鹰”无人机后,宣布授权美军网络司令部对伊朗发动网络攻击,主要目标是伊朗的火箭和导弹指挥控制系统以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网络组织。一国政府公开对另一个主权国家实施网络战,这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除此之外,应对现实的网络威胁也是英国着手组建网络部队的重要原因。2017年5月,几乎席卷全球的“勒索”病毒攻击了英国多家公立医疗机构。同年6月24日,英国议会下院官方社交网络账号发表声明称,出现了针对英国议会网络的攻击行为。相关数据显示,仅2018年第四季度,英国就遭到近3000万次网络攻击。

而此前处于紧张关系的美伊两国在网络安全领域的博弈也引起了英方的重视。今年初,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高级将领苏莱曼尼被美军“定点清除”后,美国政府网站就遭到了自称来自“伊朗网络安全组织”的黑客攻击。长期在中东事务上与美国亦步亦趋的英国与伊朗关系并不和睦,此前美国大使参与伊朗当地“非法集会”更是引发伊朗强烈不满。组建国家网络部队,客观上有助于英国应对可能的网络冲突。

英国此次组建的国家网络部队,未来并不是单枪匹马作战,据称其将与国家网络安全中心合作,后者主要负责实施保护政府、战略基础设施和工业行业的网络防御活动。除应对网络战外,英国网络部队的打击对象还将扩大至涉及枪支、毒品走私的犯罪网络,以及极端主义团体的网络销售活动等。

据称,英国国家网络部队第一年预计需要约7600万英镑的投入,其指挥和控制权由国防部位于切尔滕纳姆的政府通信总部共享,主要成员来自英陆军第6师下辖的第77旅第13团,该团拥有约250名专家。这支新生力量在网络战以及其他方面能发挥多大的作用,还需要时间来检验。

民众基础薄弱,情报不准确苦果。美军当时的计划是准备关闭大约5英里外的贝拉战斗哨所,为瓦纳特建立新的卡勒战斗哨所,取得当地民众好感,美军还拟定了投资140万美元帮助瓦纳特村修筑公路和桥梁的计划。然而,2008年7月4日,美军一架直升机在瓦纳特遭到地面部队攻击为由,发射火箭弹,造成17人死亡。但当地人称那只是几辆坐着医生的出诊车辆,没有武装。当晚,贝拉战斗哨所也遭到袭击,并召唤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助战。尽管美军声称消灭的都是“恐怖分子”,但塔利班称有多名平民死亡。这样肆无忌惮的狂轰滥炸给当地民众带来极大灾难,使得其始终对驻守美军抱有敌意。瓦纳特战斗发起前,当地民众不仅主动向塔利班武装分子提供藏身之所,还为塔利班战斗哨所的美军提供虚假信息,致使美军战前搜集的情报严重失真,甚至哨所周围的清真寺、酒店等建筑和山地制高点全被塔利班叛乱分子占领,美军都没有察觉。

工事构筑仓促,准备不足陷被动。7月9日,卡勒战斗哨所的美军与前来支援的数名士兵开始在哨所构筑工事,但受器材限制,多数铁丝网只是松散地堆在地上,未经过柱固定,壕沟和掩体也都未筑顶,防护能力极差。美军狙击手赫斯科尔·史密斯说:“我从未见过这样的防御阵地——根本提供了防护,也不利于观察和射

战史钩沉

2008年7月13日,美军位于阿富汗努尔斯坦省瓦纳特村的卡勒战斗哨所遇袭,驻守此地的美军第173空降旅第503团二营C连二排48人中有9人阵亡,27人受伤。这是自2005年“红翼行动”后美军在阿富汗最大的单次战斗伤亡。由于损毁严重,该基地被迫废弃。那么,在各领域对塔利班武装已形成非对称优势的强势美军,缘何会在这里“阴沟翻船”呢?

民众基础薄弱,情报不准确苦果。美军当时的计划是准备关闭大约5英里外的贝拉战斗哨所,为瓦纳特建立新的卡勒战斗哨所,取得当地民众好感,美军还拟定了投资140万美元帮助瓦纳特村修筑公路和桥梁的计划。然而,2008年7月4日,美军一架直升机在瓦纳特遭到地面部队攻击为由,发射火箭弹,造成17人死亡。但当地人称那只是几辆坐着医生的出诊车辆,没有武装。当晚,贝拉战斗哨所也遭到袭击,并召唤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助战。尽管美军声称消灭的都是“恐怖分子”,但塔利班称有多名平民死亡。这样肆无忌惮的狂轰滥炸给当地民众带来极大灾难,使得其始终对驻守美军抱有敌意。瓦纳特战斗发起前,当地民众不仅主动向塔利班武装分子提供藏身之所,还为塔利班战斗哨所的美军提供虚假信息,致使美军战前搜集的情报严重失真,甚至哨所周围的清真寺、酒店等建筑和山地制高点全被塔利班叛乱分子占领,美军都没有察觉。

工事构筑仓促,准备不足陷被动。7月9日,卡勒战斗哨所的美军与前来支援的数名士兵开始在哨所构筑工事,但受器材限制,多数铁丝网只是松散地堆在地上,未经过柱固定,壕沟和掩体也都未筑顶,防护能力极差。美军狙击手赫斯科尔·史密斯说:“我从未见过这样的防御阵地——根本提供了防护,也不利于观察和射